



回眸时看小於菟

□韩阔

我们这代人在小学和中学课文中没少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，那时，一打开先生的文章，我的眼前就“刷刷”地往外蹦两样东西：匕首和投枪，那是我们对先生的散文的评价。对于先生的名句：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我再怎样努力，也很难难感受到先生孺子牛的样子，更多的是先生短发倒竖，横眉冷对的态度。后来，读到先生的一首绝句《答客诮》，我对先生的印象逐渐有了改变。诗是1931年写的，有人讥讽鲁迅先生宠溺一岁的独子周海婴，先生就写诗回答这些人：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？知否风狂海啸者，回眸时看小於菟。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对子女没有感情的人不一定是真的豪杰，疼爱孩子怎见得就不是大丈夫呢？知不知道在山林里兴风狂啸的大老虎，还时不时回过头来看那小虎崽呢！

鲁迅先生四十八岁时与三十一岁的夫人许广平有了儿子海婴。在那个年代，一生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很少见的，夫妇二人对孩子的珍爱自不必说。其实，先生早在有孩子之前十年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其中有为我们赞赏的名句：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”

看过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，其中最打动我的是先生与海婴的故事。周海婴1929年出生，鲁迅先生1936年就去世了，他们的父子情只有短短的七年。老来得子，先生也是凡人，毫无疑问他对孩子首先确实是宠溺的，但在宠爱的同时，先生又是把这个幼小的生命作为一个大写的“人”来尊重的。海婴这个名字是先生取的，他说：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，故名之曰海婴。但他又说：如果海婴长大不喜欢这个名字，他可以自己改掉。那个时代的父亲，允许孩子改掉自己给取的名字，这本身就是对孩子极高的人格尊重。

鲁迅先生的朋友、诗人柳亚子曾赞赏地说：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，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。我想柳先生这话不是无来由的。作家萧红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中记录了一件小事：先生家里请客，特意从有名的福建菜馆叫菜，满座人都说好吃，只有小海婴把吃到嘴里的鱼丸吐了出来，说臭的，不好吃。大家都笑了，没人相信海婴的话，以为是小孩子的调皮。母亲许广平又给孩子挟了一个鱼丸，海婴依然说是坏的。先生挟起孩子吃剩的丸子尝尝，发现果然不新鲜了。于是说：他说不新鲜，一定也有他的道理，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。

1936年10月，鲁迅先生病情严重，咳嗽气喘不止。海婴每晚睡前都要与父母互道：明朝会！小孩子就站在楼梯口大声向爸爸喊：明朝会！鲁迅先生的回答声音很小，孩子没有听到，就不停地喊。鲁迅先生拼尽全身的力气，对着儿子的方向大声回答，然后就是不停地咳嗽。“明朝会”就是父子之间最后的呼应，不久，先生就去世了。

先生去世第二天，他的遗嘱刊登于《大公报》上，对心爱的年幼的儿子，先生只有一句叮咛：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活过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

“父母对于子女，应该健全的产，尽力的教育，完全的解放”。先生的话，即使是在今天，仍然是有意义的。（於菟：音乌图，老虎的别称）

东北有句俗话说：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去腊八就过年；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，过完腊八就杀猪。”记得小时候一进入腊月门，三十多户的小山村，便开始忙碌起来，为一年中人们心目中最大的节日春节俗称大年，做着最充足的准备。

当时人们的生活虽然不算太富裕，为了能让家人们过一个有滋有味的新年，每家都尽量喂养一头过年猪，虽然都不算很重一二百斤足矣。小村里进入腊月后，杀年猪也需要排队，因为会杀猪的师傅、力工也很少，忙不过来。质朴大气的乡村人，只要谁家杀猪，都会叫上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、乡贤领导到家共聚美美地吃上一顿。

一早晨只要听说谁家今天杀猪，我们一伙十多岁的小男孩儿，就会主动聚会到人家，帮着抬水、劈柴、烧火、打下手做一些无足轻重的小活儿。大锅里整块的五花肉、大骨头、血肠、炖酸菜，也有炖干白菜的，忙碌辛苦了一天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屋里三四桌坐满了客人，打开大坛的老酒，大碗的杀猪菜，大盘子的猪肉、血肠实惠地摆满桌面，大口地喝酒，大块地吃肉，人们都兴奋地夸着猪肉的美味。蘸着蒜泥，总感觉当天的肥肉，像小豆腐块般，但是一点都没有腻人的感觉，嘴角似乎都滴下油水，筷子还夹着大块的肥肉。直到今天睡梦中，我还总会回味在当年的美味中。

窗外传来童谣：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忙，先帮大人扫新房；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闹，换完新衣戴新帽。”当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孩子们的快乐希望也会不断增加，吃穿用都会尽量重新置办，用一副全新的面貌迎接春节的来到。赶大集、买鞭炮、春联灯笼全买到；甜糖果、冻梨膏、瓜子花生买一包；挑挂钱、选福字、福祿寿财都想要。乡村大集真热闹，大包小裹露欢笑。人们在选购了充足的物品后，家庭主妇们还会忙着抓紧把住房里外都尽量掸尘去土、打扫梳洗一番，床单、被罩、窗帘、外套等都会在好天气里浆洗一遍。农村都住火炕土炕，想起当年因为家里小孩子多，特别费炕席，还没到年底，炕席早破了几个洞，过年能换上一领新炕席，成了我渴盼的期望。当年辽西北盛产一种叫小红高粱的农作物，虽然不算高产作物，红高粱可以用来酿造地方特色的红高粱酒。关键它的秸秆纤维绵长，破成糜子是用来编炕席的最佳材料。我大舅有一手编炕席的好手艺，经过将近一周的时间，大舅一直在做着准备工作，要选直挺皮薄的秸秆，用专用的工具刀去皮，破瓣后用淘米水熬泡三四天，刮去内瓤要薄厚均匀，就成了绵韧修长的编炕席糜子。经过大舅那娴熟有力的大手，四五天后，一领带着花纹的新炕席，终于铺在老家的热炕上。

那一晚上，我睡得特别香，总觉得有一股家乡特有的质朴清新气息直入胸膛……

年俗·年味

□李季利

在外游子回家过年。为了那餐年夜饭，为了那串过年开门的鞭炮，为了那份亲情与孝敬。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于是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衣着，从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，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，义无反顾地奔向不同的远方，数亿游子用不同的足迹织成一幅感动天地的美丽的归乡画卷，只为去共圆一个梦想——回家过年。

过去的一年或许您步履蹒跚，请不要犹豫，回家过年是您最好的选择。家是温馨的港湾，能让您再次扬起希望的风帆；家是幸福的源泉，能让您再次注满拼搏的能量；家是心灵的乐园，能让您再次滋润干涸的心田。生活的烦恼，和妈妈说说。工作的困惑，同爸爸谈谈。节日里，为全家人做一顿团圆饭，从一丝不苟的流程中领悟细节决定成败的哲理。

过去的一年或许您喜忧参半，也不必彷徨，回家过年是您明智的抉择。家是人生的加油站，能在您前进时增加动力；家是寒冬的阳光，能在您失意时给予温暖；家是航海的灯塔，能在您迷茫时照亮前程。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，然而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，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月如无恨月常圆。”微瑕造就白玉之无价，缺憾显现人生之灿烂。花在半开、月未满圆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善于总结昨天，努力珍惜今天，积极拥抱明天，相信您飞得更高更远。

过去的一年或许您捷报频传，回家过年是您最佳的选择。家是春天的煦风，能使意气风发的您锦上添花；家是夏日的清泉，能使举杯欢庆的您领略诗意的恬静，理智看待成绩，明白“水满则溢、月满则亏，自满则败，自矜则愚”的古训，做到败不气馁依然洒脱无悔，胜不骄傲仍旧谦逊低调；家是冬雪中的松柏，能使豪情万丈的您及时预见人生历程中的风吹雨打，读懂未经济贫难成人、不遇挫折总天真的真谛，勇于面对未来即将经受的千锤百炼，坦然奏响“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凯歌。

浮萍自知漂泊苦，游子可晓故乡情。寒风萧萧的家门口有父母时时牵肠的期盼，剪纸形形的小窗下有妻儿滴滴思亲的泪珠。远处飘来《常回家看看》的悦耳歌曲，心中回荡着世界名曲萨克斯《回家》的悠扬旋律，不要犹豫，别在彷徨，切莫怠慢，背起装满年礼的行囊，带上祝福，踏上归程吧。

莫问山高路远，休提海阔江宽。过年回家。饥渴困乏不畏难，风霜雨雪只等闲。回家过年。

玉兔迎春

(外三首)

□荆延续

银虎长鸣归重天，喜临玉兔过新年。
嫦娥仙子含饴送，金桂芳香下夕烟。
瑞雪梅花靛丽炫，大街小巷彩灯悬。
桃符更换又增岁，祈盼团圆庆灯泉。

腊梅炫

腊梅芳馥炫严冬，白雪如纱舞玉龙。
枯叶横飞朔风啸，苍松翠柏靛从容。
神州大地山河美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
祈盼新春灵兔到，再逢寅虎酒香浓。

贴春联

岁月如风旧符掀，神州喜迎玉兔年。
新桃千户赋佳意，万马奔腾捷报传。
昨日神州大收获，明朝华夏史无前。
欢庆喜悦难安睡，燕舞莺歌绽笑颜。

除夕宴

欢天喜地过新年，兄妹回归父母前。
贺岁金觞频举起，迎春同饮阖家安。
南柯一梦卅余载，往事如烟泪潸然。
屡变星霜叹别离，爱幼敬老代相传。

桓侯祠怀古

(外二首)

□刘增贵

桓侯忠勇世称雄，亘古威名谁与同？
结义桃园荣共，腾骧沙场胆肝酬。
力扶汉室三鼎鼎，气压巴陵独梁横。
纵马破敌十万骑，挑灯酣战五千兵。
嘉陵敢取半江水，阆苑常留一片情。
身首分离遗恨处，蒙蒙细雨祭英灵。

阆苑中天楼

天心十道四牌楼，俯瞰江涛千古流。
欲问乡愁何处是？恰如山月半轮秋。

镇江楼

独矗保宁夏复秋，云天直上火神楼。
凭栏凝望眸何处？百丈华光射斗牛。



●赏析

腊月的词性

□蔡志龙

走进腊月，就走进了一幅古老的风情画，充满诗情画意。品味腊月，更像品味一位美丽的女子，远近高低，深深浅浅，须从各方面方能品出她的风韵。

聆听腊月的声音，那是一串拟声词和动词的组合物，急促而又欢乐。

腊月是母亲的腊月。尽管大地雪藏，庄稼休养。可是，女人家是闲不下来的。“啾啾啾……”，腊月头，母亲要忙着做棉衣棉鞋。千层底，万般爱，皆在一针一线之中。天没亮，我在被窝里就听到“咚咚咚……”的脚步声，那是母亲准备上街置办年货了。“笃笃笃……”该是母亲腌腊鱼腊肉了。河水哗哗，寒风呼呼，这些自然的声响丝毫阻挡不了母亲。母亲的手冻得像红虾。一串串的腊味挂在屋檐下，在风中哗啦啦响成一串风铃。

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辛苦了一年，他得养精蓄锐。一般情况下，他是拿了本书，围炉读书，火红红红的炉火衬托着父亲儒雅的气质，生动帅气。到了腊月底，父亲洒染于红色之中。父亲买来红漆，把家里的桌椅板凳重刷一遍，红得锃亮。父亲转动红

纸，剪成各种窗花，有小猫、小狗、小兔等十二生肖，贴在窗户上，喜庆极了。买来的红鞭炮把孩子们的欢乐痛快鸣放，门前的那一对红灯笼，照出了姐姐脸上的一抹酡红，挂出了腊月的喜悦。院子的那几株腊梅，疏朗清瘦的枝上缀着几抹嫣红，报告着春的信息。

品味腊月，那些关于美食的名词雀跃般地跳进了年的怀抱。

腊八粥是腊月的第一道美食。糯米的清香，芸豆的豆香，红枣的甘甜，至今难忘。腊月的村庄，灶不熄火，袅袅炊烟中送来了阵阵香味。年糕的糯香，炒花生的脆香，米酒的醇香，香了腊月，香了童年。腊月，每个日子都是喷香喷香的，每个日子我都是数着过的，盼盼盼。走进腊月，就走进了农家小吃，走进了醇厚醉人的温情世界。

故乡的腊月，词性丰富，意蕴无穷。那些腊月的声响，腊月的色彩，腊月的味道，无一不带着故乡的体温。腊月，像故乡的一坛香醇美酒，时时诱惑着我。腊月，乡愁开始的地方，思乡的藤蔓四处蔓延。腊月，吹响了回家的号角。它告诉游子们，过年了，该回家了。

回家过年

□孙柏文